

从寻常事物中发现生活的哲理

——读南书堂诗歌

叶柏成

一本厚厚的诗集，几千行长长短短的诗句，从去年看到今年，宛如炎热的夏天一碗大米莲子百合红豆熬制的清凉消暑降热的稀粥，食用起来，清爽，清凉。又恰似一杯米酒佳酿反反复复品尝，唇齿留香。微醺腮红，思绪轻扬，内心的话语，荡开阵阵涟漪，有情感需要倾诉，有哲理的韵味需要破译，有充盈的美感需要与人分享。这就是我读诗人南书堂诗歌作品的最初印象。

南书堂是陕西诗人中，我喜欢的诗人之一。这里所说的喜欢，主要是指品读他发表在全国各地诸如《诗刊》《星星》《草堂》《诗潮》等文学期刊的诗歌作品。南书堂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题材涉猎比较广泛，大到天空宇宙、大海江河，小到泥土砂砾虫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世间万事万物中，摄取的一个片段、一个镜头、一个侧面、一个瞬间、一次偶感，都被诗人通过艺术的提炼加工，恰当的表达，成为脍炙人口、意境高远、富有生活哲理的诗歌，给人以启迪，以感悟。

“石头从没想到要多重要/要赢得怎样的名分/可在白浪街，一块石头/却让陕鄂豫三省，各安其位……”这是诗歌《三省石》给我们呈现的景象。一块石头看起来很普通，很寻常，但如果将石头置身于重要的地理位置，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块石头那么简单了，它将是三个省的分界线，或者分水岭。是三个省份竖起的醒目标志，神圣不可侵犯。此诗作采用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先说石头的普通，后说石头的不同寻常，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我们可以延伸到一个人的境遇。当别人还未发现他(她)身上的优秀之处时，我们将忽视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一旦我们发现此人身上隐藏的巨大潜力，将他(她)安排在适合的重要岗位，并将他(她)身上的优点特长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就会获取人生更

大的成功，更大的进步。

一块石头，道出人生命运的大起大落，柳暗花明。由一块小小的石头，得到生活中太多的启示，凸显平凡中蕴含不平凡的哲理，这或许是诗人南书堂在他诗歌作品中需要告诫我们的潜台词。他没有机械说教，有的是通过自身的感受观察与人生经验，让我们在他的诗句中，在自然的表象中挖掘出人生答案。

哲理包容在事物的质的内核之中，需要慧眼识珠，及时发现。南书堂的诗中除了处处闪烁哲理光芒的晶亮之外，还给我们呈现出广阔无垠、直抵霄汉的意境，气度、语态常常叫人瞠目咋舌。

到了塔云山，我才知道，天也有来人间的心愿
它还把它云雾的脸凑过来，让我摸
了又摸
我知道，尘世低矮，总有谁替我们
抬着海拔，却不知它就算立于
我面前
万仞绝壁之上的道观，像个临时
会客厅
天地两个大神，正在握手，畅饮，议
定乾坤
而我，成了一个幸运的见证者
——《塔云山记》

这是跨越天地，神驰八荒，思接宇宙，神奇夸张的表达手法，把塔云山的巍峨高耸，云雾弥漫，神仙相会的奇妙，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语言元素的陡峭，奇绝的夸张，描述的精致，叫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情不自禁与诗人的内心达到某种契合，共同演奏生命的交响乐。

抽象与具象的穿插，实和虚的巧妙运用，构成了南书堂诗歌作品的第三个品相。

月亮走在天空，总会碰到星星
倘若碰到别的一些事物
也许会被卡住，就像你常常
被卡在高速公路上

月亮卡在山垭，山垭像鸟巢
月亮像只脱壳而出的鸟儿
月亮卡在亮里的样子，急坏了
那身要向万物问好的羽毛

月亮卡在树丫上，仿佛
一个少年卡在小小的村口
能不能高飞远行
有时候，乡愁也是一道卡口

月亮卡在云端时，两朵云在吵架
月亮村长一样敲响铜锣
也没能锁住他们，却把自己
卡在了深深的无奈里

月亮卡在楼群间，像一个
落叶归根的人，踌躇再三
却不知走进哪个单元
——它卡在了茫茫孤独中
——《月亮》

这里的“月亮”是具象，而“乡愁”“茫茫孤独”是抽象事物，是虚幻，是感觉。通过诗人在诗歌语言虚实穿插，巧妙搭配，让诗歌的意蕴彰显高远深邃。在诗歌的迂回婉转、曲折通幽、探微观景的经纬排列中，我们可以发现，由月亮这个千古命题而表达的诗人情感脉象，显得凄美而丰厚。就像用关中新麦子面粉擀出的手工面，拌着油泼大蒜辣子，吃起来有嚼劲，有韧性。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乡愁与孤独，它是漂泊在异乡游子内心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是将

思念亲人家人的情愫，深深埋在内心的巨大孤独。

诗歌《月亮》抒情十分节制，隐忍。但我们通过这二十行的诗句，捕捉到隐藏在诗歌背后，一些为了生计，为了理想而不得不奔赴远方辛勤耕耘，不屈奋斗的逐梦人，那种欲说还休，一言难尽的悲喜交集的矛盾心理，那种庄严神圣的悲壮赤诚的恋爱情结。

去掉多余的“脂肪”与“赘肉”，让诗歌语言力求更加简约明朗，韵味更加幽深丰沛。这或许是诗人大道至简的创作追求。我们可以用诗歌作品《雪野》来佐证我粗浅的推断。“一场雪里，许多事物被再度加冕/许多黑有了暂且的白/人世需要这一刻/需要一张初生婴儿的脸。”全诗只有短短四行，没有丰乳肥臀，有的是一种纤细苗条，也就是一种所谓的骨感美。透过这精短的四行诗句，让雪野魅力四射，诗歌外在与内在的哲理光芒四射。一种是一种许多黑因为雪的掩盖，而呈现出短暂的白，掩盖了其丑恶的嘴脸。一种是大千世界，泥沙俱下，良莠不分，人世太需要这一刻纤尘不染的洁白，仿佛一张初生婴儿的脸一样崭新干净。没有破败、腐朽、肮脏的气息，有的是新生、纯洁、蓬勃的朝气。这是诗人个人内心热切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召唤，是诗人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

有的诗人把诗歌文本写得烟雨朦胧，漂浮玄妙，让读者悟不透、看不懂为妙；有的诗人把诗歌写得意境明朗，思想丰富辽阔，无尽的意蕴让人回甘在喉。南书堂的诗歌趋于后者。他的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象与精神品质，这种气象和品质，体现出的是南书堂的诗歌追求，是他提炼寻常事物熠熠生辉魅力的过人能力。

酷热难熬的夏天来了。又一次，我躲到庄园消暑。

六月的庄园也陷进灼热之中。所幸的是，这里没有都市中那一副副焦虑的面孔，没有穿梭不停的汽车制造的尾气和连绵不绝的噪声，没有一台空调置换出来的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庄园，除却鸟鸣，便是夏风吹拂、井水汨汨流淌、干涸的土地嗞嗞吮吸得酣畅。碧绿的葡萄藤不知何时爬上了窗户，那些卷须耐心地一圈又一圈紧紧地缠绕住防盗网，荫凉悄悄地潜进了卧室。我擦洗干净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麻将凉席，铺在椅子上。一块块“麻将”，早已失去了当初的崭新模样，露着棕红色的光泽，那是时间的印迹，岁月的包装，令我回忆起旧日长夏消暑的时光。去者已远，回到眼前。撑开新买的简易蚊帐，构筑起安然休憩的空间。蚊帐都买简单的，我着实不把这地方当家看待。可我怎么期盼在炎炎夏日里，不被搅扰，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地方住过三伏天，直到秋天莅临。我是多么忙碌啊！屋角的纸盒子里，还装着去年秋天采摘的干花椒和核桃，原封未动。那当初采摘时胸怀的壮志——痛痛快快地大吃一场，早已遗忘。今岁的硕果青果已经在枝头招摇了，日子过得真快。后院墙外的杏树、香椿树、核桃树，一树树厚密的林荫簇拥进眼帘，堆积起层叠的绿色波浪，在风中起伏。我想躺在床上，搞劳奔走了一个上午的身体。

早上一进院门，手脚便停歇不下了。锄杂草、打掐蔬菜多余的枝芽，抽井水浇灌菜蔬果木，整理清扫院落。我渴望吃到绿色无污染的水果，于是沿高爬低给葡萄套袋子。把一嘟噜一嘟噜绿玉似的葡萄装进白色袋子里，挑选完那些长得周正、果粒饱满的之后，其余的不再理会，留作鸟雀之食。听说石榴套袋得立秋之后才可以，我今天很想给它们也穿上“衣服”，因为后面忙起来就不知道何时能再回庄园。那些未曾喷洒农药，又没套袋，强撑到秋天的石榴，剥开貌似完好无损的果皮，里面尽是虫啃雨淋腐烂霉坏的籽实。这么多了，从没吃过院里那树结的石榴，今年却滋生出吃自己院里树上石榴的强烈愿望。多虫的石榴树还殃及近邻，一旁的木瓜海棠也遭遇了无妄之灾，去年秋天，几十颗长到拳头大小的木瓜海棠，未成熟便夭折了，落了一地，惨象让人不忍目睹，直叹可惜。要不要它们也套上袋子？反正我买的袋子多。

这个季节，庄园的菜地尤为诱人。黄瓜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只需给足了水肥，它们便日复一日奉献出一根根顶花儿带刺儿的鲜嫩果实，乐此不疲。一株株茄子长得壮实，已经开出了紫花。一根根纤细的线辣椒裸露着黄绿色的柔嫩肌肤，悬垂于绿叶间。丝瓜啊、豇豆啊、苦瓜啊扯开了藤蔓恣意地攀爬，尽情地生长。记得初到庄园几年里，院子里的蔬菜谁也不甘落后，连对生长条件要求苛刻的西红柿，也认真地认真地结过几年果实。菜地里一派葱茏繁茂的景象，我常常摘了果蔬赠送亲友。如今，也许土壤老化，需要倒茬轮作，或是因我们太忙疏于管理，蔬菜们也开始消极怠工，长得没个菜样。西红柿最甚，动不动就卷曲了叶子，枝干皱缩得越发细小，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令人担忧的还有茄子，不知道它们的果实长成后，会不会像去年那样，一挨着泥土，好端端的茄子就腐烂掉大半。不使用农药化肥的蔬菜，大都面临这样的命运。只是我这个庄园的主人，应该好好待它们了。

对于庄园的土地，我能做的，就是倒在轮作了，在菜地里种了一片玉米。井水灌溉后的玉米，葱绿蓬勃。秋天，吃到庄园里玉米棒子的愿望不会落空吧？

清明节后栽种了几缸荷花。青色的瓦缸中，硕大的碧玉盘亭亭而立，一颗粉紫色的菡萏，饱胀欲绽。鸟粪均匀地洒落在那口白瓷缸沿，围成一个圈。几只蜜蜂，伏在摇摇晃晃的睡莲叶片上，转动着毛茸茸的脑袋，小心翼翼地喝水，它们一定渴坏了。我开了水闸，给缸里蓄满清水。

劳作完毕，于偌大的客厅中，席地而坐。风穿过前门后门的竹帘。凉爽。窗外绿荫中鸟儿在欢唱。泡一杯碧螺春，新茶香气氤氲，我翻开一本书。

我带了喜欢的书、笔记本电脑和一些简单的食物，打算在这安静的地方开始一段澄明清爽的精神之旅。

种植纯正的洁白和无私

陈典锋

根植阳光，在秦岭间种植草色希望
种植湿润和绿意，播种鸟鸣和歌唱
让种子和土地亲切交谈
安放一枚枚水流和清音
请花朵驱染一幅幅山水国画
把花香和宜居安顿在商山洛水间

在土地里开垦盎然生态
蓝天和碧水相互梳妆倒影
阳光丰富每一粒馥郁的珍藏
金山银山，从版印的句子走向田间
走向丹凤朝阳的火热秘境

镶嵌心底和脑海，有一片黑土地
自然、环保、无公害、原生态
一如秦岭南坡的封地
又名丹水凤山，最美“四皓封地”的铭牌

把土壤翻动、晾晒，除去风湿、僵皮
让土地慢慢褪去喧嚣的欲望
把环保、天然林和稗子庄重返聘
奔驰在蜡象银蛇、妖娆一片古老神奇的
巴城大地
种植纯正的洁白和无私
供养已然和灵魂走失的身体，丰满依然

贫瘠拙朴的憧憬。请出一位位父辈手
持犁铧

把原种放置儿辈手心
让一位位母亲采摘五彩鲜花
织梭如锦粗布。用自然的清香饭菜果腹

呵护，从初心开始萌动
爱我，自大地母亲初始
修复一幅清明的桃源小景
在祥云缭绕的秦岭，在百鸟朝凤的冠山
让土粒喂养一个时代的饥饿
重启三秦黝黑肥沃，净土开始休养生息

滋生繁衍良性，让梦想和喜悦拔节幸福
指数

从中国的龙脉秦岭。到商山洛水
朝阳火凤，呵护秦岭
飞鸟归林，鱼游浅水，风穿过密林
水喧石上，天滋慈云，雨挂碧蓝
仙境移步人间，尘世常驻烟火
万物，在土地里出生
在土地里成长、凋零和消亡
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图腾
也是大自然敦厚的子宫

传

承

段光耀

爷爷去世七年了，他白发朱颜、目炯有神、背曲腰躬的容貌没有沿着年轮的轨迹在我脑海里消逝，反而近几年越发清晰、强烈。

我住在商州，离家乡丹凤县武关镇有近两个小时车程，明明装了固定电话的爷爷来商州时，没有事先打个招呼，他总用幽默的语调说：“来我孙子家，还要预约！”然后我们相视而笑。他更不会去按门铃，总是很大声地敲门，门开后，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接着抱他的重孙女——我的女儿。

爷爷得知他的大重孙女出生后很是欣慰，一阵猝不及防的敲门声后，他进门还没有坐定，就要有大重孙女，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我给娃起了名字，惠娟！”我有些“眩晕”，感叹他的擅自做主，但这名字多少有些土，就借故说：“非常好，但起名字，我还要和媳妇商量。”后来，长大后的女儿得知我爷爷给她起名的事情，特别是“惠娟”，就有些羞于见人，这又成了我们

一家茶余饭后的笑点。

爷爷喜欢舞文弄墨，暮年完善编撰了《武关·段姓宗谱》，再后来《先人族谱》完善和印制的事就交由我父亲完成。武关段姓是于1388年从山西省洪洞县迁移过来的，爷爷是正字辈，是迁移至武关的三十多代段姓后人，是《武关·段姓宗谱》有记载的第十一代段姓后人。段姓祖训“爱国守法、敬宗守族；严以律己，诗书启后……”到爷爷这代，他在村上当村干部三十多年，当村支书近二十年，他熟悉和热爱武关的山、水、人，总是乐于调解邻里琐事，见证婚丧嫁娶，久而久之，有了威望，甚至我小时候回家偶尔去赶集，只要报是他的孙子，大家都会高看一眼。我32岁那年的秋季，爷爷再来我家，已是白发苍颜、鹤骨霜髯，我很是惆怅。那一年，父亲一直陪着爷爷，问他的愿望，爷爷说：“我要去西安，要回武关！”那时，我们全家已是泪眼婆娑。那一年，我们带着爷爷去了西安，走遍了武关的山山水水。那一年

冬天，苍天不遂人愿，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爷爷还是走了……

转眼儿子四岁了，一天我下班，看见他躺在父亲的怀里，拿着父亲的剃须刀给父亲剃胡子，他笨拙的手拿着硕大剃须刀沿着父亲的脸庞像除草一样地剃着，父亲没有躲避，而是一味容忍和宠溺着，那个场景温馨，令人动容。我的脑海里翻出了旧时的影像，我大约六岁时，也躺在爷爷怀里，给爷爷拔胡子，爷爷的胡子挺硬、扎人，爷爷不停用下巴靠近我，在我的脸上磨蹭，我用力拔着爷爷一根根花白的胡须，爷爷没有喊疼、没有喊停。这就是四代人的相濡以沫、十四代人的薪火相传、三十多代人的生生不息。

人们调侃说，打弟弟趁早。这句话对我女儿并不适宜，相差八岁，按理说，调皮捣蛋的儿子在他姐姐面前，免不了皮肉之苦，但是没有，他们姐弟互相溺爱着，大的把好吃的、好玩的带回家和弟弟分享，小的一直用心观察、看姐姐是否开心。当然

大多时候，弟弟还是有意无意地打扰了他的姐姐，解决办法是我陪着大的，小的多是交给父亲。

人常说，隔辈亲。父亲兴趣广泛，喜文字、书法、二胡等，这些兴趣多少转嫁到儿子身上。祖孙师徒关系建立后，儿子有模有样地开启学徒生涯，两岁时开始识文认字，三岁开始横撇竖捺书写和杀鸡一样拉二胡，四岁开始朗诵古诗，这一切是儿子兴趣使然，更离不开父亲的应势辅导。他们建立了亲情外的友谊，早上醒来儿子第一声喊爷爷送他上学，放学回家嚷着爷爷带他去玩，反正是张嘴不离爷爷，让我和妻子这对做父母的非常汗颜。

父亲传承着爷爷的博学和优点，现在又传承给自己的孙子，他经常教导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刚正不阿行事、言传身教传承；我也经常对儿女们说，对前辈要敬仰，要行正道、走正路，入正途，继承先辈的意志。就这样，年复一年，代传一代，世世传承。

